

滿洲國的「流浪者（nomad）」： 在滿朝鮮人的生活 and 認同

尹輝鐸* 著、金蘭** 譯

摘 要

在滿朝鮮人大部分是為了擺脫貧困而進入滿洲。由於貧困，可想而知在滿朝鮮人的民族位置較日本人、中國人、俄羅斯人都低，甚至低於曾在滿洲國從事工商業、公務及自由業的大部分臺灣人。加上他們絕大部分懷著在滿洲掙到錢後回國的想法，所以對滿洲國的歸屬意識較低，從而也沒有按時納稅。另外，在滿朝鮮人中，從事走私、賣春、賭博等不當職業的人數較多，使他們容易受到其他民族的歧視和蔑視；除了擔任政府機關的公務員、軍人及積累不少財富的極少數人，絕大多數在滿朝鮮人均深陷疏離感、自愧感、悲觀論之中。在這種惡劣的社會環境下，他們無法在任何地方定居而過著流浪的生活，始終得看著其他民族的臉色，而經歷了認同極度混亂的時期。總而言之，在滿朝鮮人就是「滿洲國的流浪者（nomad）」。

關鍵詞：滿洲國、在滿朝鮮人、認同、流浪者、民族關係、民族位置

* 韓國國立韓京大學教授

**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博士課程研究生

來稿日期：2014年10月10日；通過刊登：2015年2月24日。

- 一、前言
 - 二、朝鮮人的滿洲移民和生活實態
 - 三、在滿朝鮮人的民族地位和認同
 - 四、結論
-

一、前言

在歷史上，每當滿洲地區成為各民族（契丹族、女真族、滿洲族）、國家進入大陸的基地、灘頭堡，又或是海洋勢力希望透過滿洲進攻大陸時，東北亞的歷史版圖、東北亞各國（各民族）之間必定會產生彈性的變化。特別是進入近代後，滿洲地區成為日俄戰爭、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不僅如此，國民黨的北伐戰爭和二次統一，也因滿洲軍閥的參與才能有所作為；海洋勢力的日本則發動滿洲事變，在滿洲建立了「滿洲國」。蘇聯軍進攻並占領滿洲，也導致日本敗亡和「滿洲國」的覆滅；之後，蘇聯軍隊進駐北韓、中國軍隊參與韓戰等眾多事件，都是在滿洲引發，最終造成今日朝鮮半島的分裂狀態和東亞的冷戰秩序。總之，滿洲地區作為大陸、海洋勢力爭相角逐的地域，具有如「分斷的震源點」、「秩序變動的發源地」等地理上的特質，並且，曾經也是海洋實力強大的日本進攻大陸的灘頭堡。¹

另一方面，滿洲地區是東北亞各國進行人力、物力、文化交流的「仲介地域」，有時亦是協調東亞各國（或民族）利益關係的「緩衝地帶」，也有專家認為滿洲地區發揮了中國、朝鮮的貧民們「延續生命的供給線」之作用。對於從中亞逃亡而來的回族、在俄國十月革命中受到壓迫的白俄羅斯人、猶太人而言，滿洲地區

¹ 尹輝鐸，〈滿洲國：殖民地的想像이 잉태[胎孕] 한 '複合民族國家'〉(서울[首爾]: 혜안[慧眼出版社], 2013), 頁 24。〔編者按：本文作者為韓籍學者，書目盡量以原書封面韓文呈現，但為使讀者清楚瞭解，仍用[]保留中文翻譯〕。

是他們逃避現實的「避難所」、「類似亡命空間」、「救援空間」。²

滿洲地區是由多數民族認同所構成的具有歷史性、現代性的場所，如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蒙古人，甚至包括西方人、臺灣人，³ 充滿離散・定著・游離・脫出・徬徨等等的生活經驗。其中，城市空間提供生於殖民地的朝鮮人、臺灣人安身之處，及一獲千金的機會，因此滿洲被稱為是「東方的埃爾多拉多 (El Dorado)」。⁴ 近代的滿洲一直是帝國主義列強所爭逐和凝結矛盾的「東亞矛盾的縮小版」，也是體現「超國現狀 (transnational phenomena)」⁵ 特性的「被西方、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以滿足其野心的近代產物」。⁶

那麼對於遷入滿洲的朝鮮人，⁷ 滿洲 (國) 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滿

² ヤン・ソレッキー (Jan J. Solecki) 著、北代美和子譯、〈ユダヤ人、白系ロシア人にとっての満州：ハルビンで育てて〉、《環：歴史・環境・文明》10 (2002年7月)、頁97-105；山室信一、〈インタビュー：満洲・満洲國をいかに捉えるべきか〉、《環：歴史・環境・文明》10 (2002年7月)、頁51。

³ 據1940年統計，滿洲國總人口數達到4,320萬2,880人次，中國人 (包括滿族、漢族、蒙古族、回族) 4,085萬8,473人次，日本人81萬9,614人次，朝鮮人145萬384人次，第三國人3,732人次，無國籍者 (主要是白俄人) 6萬9,180人次，臺灣人1,497人次。參見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臨時國勢調查事務局編，《康德7年度臨時國勢調查報告》(新京：該局，1943)，第一卷：全國篇 (1943.5.25)，頁174-199。據現有的資料顯示，臺灣人總數最多時曾達到5,000名，參見許雪姬，〈編者序〉，收於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vii。在滿洲國4,320餘萬的總人口中臺灣人所占比重較少，因此滿洲國的各種統計中均未將臺人單獨分類，要想從宏觀上來掌握在滿臺人的民族地位並不容易。不過關於在滿臺灣人的民族地位和認同，筆者仍欲根據許雪姬主編之《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的口述資料集作部分探討。

⁴ El Dorado指十六世紀存在於南美洲的黃金地；所謂「東方的埃爾多拉多」意味著能帶來富饒生活的東方理想之鄉。這一詞來自大航海時期的西班牙文，指南美洲安第斯 (Andes) 山脈位於奧地傳說中的地方。傳說十六世紀南美洲哥倫比亞 (Colombia) 首都波哥大 (Bogota) 地區的殖民地土著 (Indio) 酋長，在舉行宗教儀式祭祀的那天全身塗滿砂金，進入一個湖水中祈禱後把黃金洗掉，這一詞即由此而來。

⁵ Owen Lattimore,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32), p. 7.

⁶ Prasenjit Duara,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4 (Oct. 1997), p. 1043.

⁷ 對於滿洲移民問題，韓國、中國、日本各國主要研究的是本國國民的滿洲移民問題。朝鮮人的滿洲移民相關研究成果，列舉如下：安明哲，〈이주・이민과 만주지역사회의 형성：한·중·일의 역사적 경로를 중심으로 [移住・移民과 滿洲地域社會의 形成：韓・中・日의 歷史的 經路를 中心으로]〉(성남[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學大學院社會學專攻博士論文，2011)；金永哲，〈「滿洲國」期における朝鮮人滿洲移民政策〉(京都：昭和堂，2012)；金永信等，〈이민과 개발：한중일 3국인의 만주 이주의 역사 [移民과 開發：韓中日 3國人の 滿洲 移住의 歷史]〉(서울[首爾]：동북아역사재단[東北亞歷史財團]，2011)；金靈一、尹輝鐸，〈동아시아의 민족이산과 도시：20세기 전반 만주의 조선인 [東아시아의 民族離散과 都市：20世紀 前半 滿洲의 朝鮮人]〉(서울[首爾]：

洲國究竟是否為在滿朝鮮人的「延續生命的供給線」、日本殖民當局口中所說基於民族協和的「王道樂土」？⁸ 朝鮮人在滿洲國如何生存？在滿朝鮮人是否如日本殖民主義者所宣稱，享有「日本臣民」、「滿洲國的二等公民」之身分？對其他民族，又或者對其自身，他們如何認知？其在滿洲國形成之民族地位和認同又是如何？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滿洲國對於在滿朝鮮人存在何種意義？本文是筆者為了試圖解答以上問題所作的一個試論研究。

二、朝鮮人的滿洲移民和生活實態

(一) 朝鮮人的滿洲移民

滿洲事變爆發前，未接受任何政策上的支援便遷入滿洲的朝鮮人已高達 63 萬餘名。⁹ 這與當時日本的滿洲侵略政策所產生的勞動力需求劇增、朝鮮越發惡劣的經濟狀況，以及朝鮮人對滿洲的觀感等因素相互關聯。關於朝鮮人移居滿洲的動機，據 1930 年初日本外務省通商局調查，有以下幾個：一、隨著朝鮮文物制度的發達，物價飛漲，導致生活艱難；二、間島開發喚起了世界的注意，日本在間島的勢力擴張刺激了朝鮮人的移居心態；三、清津至會寧鐵路線完工，帶來了交通便利。¹⁰ 但也有人提出當時朝鮮人移居滿洲的動機中，包含了朝鮮總督府攫取土地，造成朝鮮農民沒落和經濟貧困等因素。¹¹ 這種觀點反映在以東北三省 68 戶朝鮮族家庭為對象，所收集、整理的遷移和各種體驗的口述資料中。¹² 該

역사비평사[歷史批評社]，2004)；吳養鎬，《滿洲移民文學研究》(서울[首爾]：문예출판사[文藝出版社]，2007)。這些研究是與朝鮮人的滿洲移民背景和過程，日本殖民當局的移民政策，移民文學等方面相關。至於滿洲國內朝鮮人民族地位與認同問題的研究，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課題。

⁸ 片倉衷，《回想の滿洲國》(東京：經濟往來社，1978)，頁 325；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弘報處編，《宣傳の研究(1)》(新京：該處，1937)，頁 1。

⁹ 滿洲勞工協會編，《滿洲勞働年鑑(康德七年版)》(新京：嚴松堂書店，1941)，頁 385-386。

¹⁰ 朝鮮總督府編，《朝鮮の經濟事情》(京城：該府，1933)，頁 20。

¹¹ 洪鍾泌，〈滿洲(中國東北地方)朝鮮人移民의 展開過程小考〉，《明知史論》5(1993年12月)，頁 82-87。

¹² 中國朝鮮族青年學會收集、整理，《中國朝鮮族移民實錄》(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1992)，以下簡稱《移民實錄》。本書以1989年北京朝鮮族青年學會會員們為中心，由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的30餘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利用寒假，針對吉林省19戶、遼寧省16戶、黑龍江省33戶，共計68戶的人

調查指出，因生活艱難或債務等經濟問題，¹³ 尋找熟人、並以分散移民形式遷移而來的家庭，占調查對象總體的 66.2%，即 45 戶，以集團移民形式遷移而來的家庭有 7 戶。除了不知移民動機（2 戶）者外，剩下的 14 戶（20.6%）係基於多種政治原因選擇了移民，有逃避徵兵（5 戶）、逃避徵用（4 戶）、父親參與抗日運動而遭受日本壓迫（4 戶）、兄弟逃營被員警追捕（1 戶）。總之，調查對象中有 76.5%（52 戶）的家庭，因貧困選擇了移民。這點也可以在 1930 年朝鮮總督府針對 201 戶間島的朝鮮人家庭，展開移民動機之相關調查中發現。當然，其中會漏掉為躲開日本或中國官廳而四處搬家的間島獨立運動家。¹⁴ 總之，因政治原因移民的家庭僅占 3.5%（7 戶），剩下的 96%（193 戶）都是經濟因素所致。¹⁵

審視與朝鮮人滿洲移民動機密切相關之 68 名移民家長在朝鮮的職業狀況，包括佃戶 16 名（23.5%），雇農 9 名（13.2%），打零工者、礦產勞動者及工廠勞動者等共 5 名（7.4%），無業 1 名（1.5%），貧農 4 名（5.9%），船工 1 名。相對的，有些許財產、屬知識分子集團的中農、教師、訓長¹⁶ 等共 4 名；其中兩名屬中農階層者中的 1 名（전순달 Jeon Sun Dal¹⁷ 家族），是因蕩盡所有家產才決定移民；教師（백리호 Baek Li Ho 家族）和訓長（문강호 Mun Kang Ho 家族）也大同小異，因生活艱難最終選擇了移民。¹⁸ 從而可知，除了為逃避強制徵用而選擇滿洲移民、中農出身的강판시 Kang Pan Si 家庭外，移民家庭原先的職業大多是無法擺脫貧困的苦力勞動者、貧農、船工、無業，或苦苦掙扎於貧窮生活中的教師、訓長等。總而言之，朝鮮人普遍是因為貧窮而移民的。

滿洲國於 1932 年成立後，日本殖民當局的移民政策確實是刺激朝鮮人移民滿洲的催化劑。到了 1933 年，一直以來對朝鮮人滿洲移民持旁觀態度的關東軍

家進行對韓移民和各種經歷的口述內容調查，並將之收集、整理。這份口述史資料集在表明朝鮮人移民、韓國近代史的滿洲國位相和歷史意義，有很高的資料價值。參見尹輝鐸，〈近代 朝鮮人의 滿洲農村體驗과 民族認識〉，《韓國民族運動史研究》64（2010年9月），頁280。

¹³ 許多尚未還清債務就要離開朝鮮的移民者，在即將跟隨集團移民離開的現場被抓住不放。參見〈南朝鮮各地서 移民部隊出發〉，《東亞日報》，1938年3月23日，第7版。

¹⁴ 洪鍾必，〈滿洲（中國東北地方）朝鮮人移民의 展開過程小考〉，頁80。

¹⁵ 朝鮮總督府編，《滿洲と朝鮮》（京城：該府，1931），頁106；李勳求，《滿洲의 朝鮮人》（平壤：崇實專門學校經濟學研究室，1932），頁102-103。

¹⁶ 在朝鮮鄉村教授傳統儒學的老師。

¹⁷ 《移民實錄》中沒有標注漢字，只標注了韓語名，因此以下用英文名附記。

¹⁸ 《移民實錄》，頁1-223。

改變了想法，¹⁹ 認為 1934 年起若仍放任貧窮的朝鮮人大舉遷移，將會嚴重影響滿洲國的治安；於是，關東軍循序漸進地以治安和安定為目標，積極招募日本開拓民，對朝鮮人移民則採取限制、指導的態度。²⁰ 直到 1937 年中日戰爭，滿洲移民都具有單純的「經濟移民」性質；之後，則升級為百年大計的國家政策事業。在此種氛圍下，朝鮮人移民滿洲的重要性也逐步遞增。

起先，朝鮮人滿洲移民事業是在朝鮮總督府、滿洲國、關東軍三方的協議下進行的；²¹ 不過，1938 年起則由朝鮮總督府、滿洲國、關東軍、駐滿日本大使館共同組成的「移民處理委員會」管理。²² 朝鮮人的移民事務，分別由朝鮮總督府、滿洲國監督的鮮滿拓殖株式會社和滿鮮拓植公司二元化進行，鮮滿拓殖株式會社預計自 1937 年開始，以每年 1 萬戶，17 年內將 85 萬名朝鮮人遷移至滿洲，且規劃每一戶分配 4 公頃土地，在 15 年內完成自耕農的遷移。²³

朝鮮人的滿洲移民，是以集團移民、集合移民、分散移民（自由移民）三種形態構成並促進，1937 年起按照自耕農化原則，由鮮滿拓殖株式會社主力推進集團移民。和集團移民相比，集合移民具有規模小、自付費用的特點；所需資金的貸款服務，則有滿鮮拓植公司、地方金融會受滿洲國政府委任提供。分散移民，原則上屬可獲得耕地並定居的佃戶、自耕農，但僅限於收到滿洲國仲介人發出移民邀請者。²⁴ 滿鮮拓植公司並不插手分散移民事務，而是由開拓總局和地方行政機關先徵集分散移民的志願者，再由朝鮮總督府發放移住證明書。²⁵

¹⁹ 金基勳，〈關東軍의 入滿 朝鮮人 '放任' 政策 形成過程, 1932-1933〉，《韓國軍事學論集》46（1994 年 12 月），頁 95-131。

²⁰ 福富八郎編，《昭和十六年康德八年滿洲年鑑》（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大連支店，1940），頁 339；金穎，《近代滿洲 田農事 發達と 移住 朝鮮人》（首爾：國學資料院，2004），頁 182。

²¹ 洪鍾仁，〈在滿，北中 朝鮮人問題：經濟的施設의 必要〉，《朝鮮日報》，1937 年 6 月 23 日，第 1 版；磯谷廉介（關東軍參謀長），〈在滿朝鮮人指導要綱（修正）並鮮農取扱要綱に關する件〉（1938 年 7 月 29 日），《陸軍省-陸滿密大日記／昭和 13 年「滿受大日記」》（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陸軍省-陸滿密大日記-S13-12-72），收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請求號：C01003367300，下載日期：2015 年 3 月 5 日，網址：<http://www.jacar.go.jp/>。

²² 〈間島，東邊道一帶에 明年度에 四萬名移民〉，《東亞日報》，1937 年 11 月 5 日，第 2 版；〈明年에 萬戶移民〉，《東亞日報》，1937 年 11 月 30 日，第 2 版。

²³ 洪鍾仁，〈在滿，北中 朝鮮人問題：責任에 關한 鮮滿拓殖〉，《朝鮮日報》，1937 年 6 月 20 日，第 1 版；〈滿洲移住朝鮮農民 每年一萬戶計劃〉，《東亞日報》，1937 年 12 月 21 日，第 2 版。

²⁴ 劉願淑，〈1930 年代 日帝의 朝鮮人 滿洲 移民政策 研究〉，《釜山史學》19（1995 年 6 月），頁 640。

²⁵ 高見成編纂，《鮮滿拓殖株式會社，滿鮮拓殖株式會社五年史》（新京：滿鮮拓殖株式會社，1941），頁 168-169。

集團移民者是利用移民火車來運送，²⁶ 分散（自由）移民者則根據各地情況使用道路、馬車、汽車、火車等交通工具進入滿洲。當時，朝鮮人若是在沒有任何熟人關係的情況下自由移民，會對在滿洲安身立命缺乏信心或對未來存有不安感，因此他們大多不會盲目地移民，而是在家族、親戚、朋友、熟人、鄉親的穿針引線下進行。和集團移民者相比，自由移民者的條件相對惡劣，他們在滿洲安頓下來的可能性也低得多。當時朝鮮人更希望能透過集團／集合的方式移民，理由是可與同鄉建立相互依存的關係，並感受集團帶來的安定感，仲介條件也相對好一些。

朝鮮總督府為了能振興滿洲移民事業，1940 年在京城建立「中央開拓協會」，並在各個道、郡分別建立支部和分會，召集開拓民，提供他們到達滿洲之前的仲介服務，與物質、精神上的便利。²⁷ 1937-1943 年間，集團移民的人數達到 2 萬 5,922 名，集合移民 6 萬 5,535 名，即透過集體方式移民者共有 9 萬 1,457 名之多；²⁸ 1938-1942 年間，自由移民的人數則達到 4 萬 9,282 名。中日戰爭之後，體現日本殖民當局政策性特點的移民人數共有 14 萬餘名。除了殖民當局的政策性移居，朝鮮人也持續自發性移民，至 1940 年移居者達 150 萬餘人次，²⁹ 至 1942 年移居到滿洲的朝鮮人達 154 萬餘人次。³⁰

（二）在滿朝鮮人的衣食住

朝鮮人移民者大多是空手而來，可知他們的衣食住情況不可能太好。移居至農村的朝鮮人，一般都居住在土窯、農幕、風幕（天幕）、簡陋的小木屋，或 10

²⁶ 〈通化省가는 移民 六百戶，三千名輸送〉，《東亞日報》，1938 年 3 月 26 日，第 2 版；〈慶南三百六十戶 北滿洲移民輸送完了〉，《東亞日報》，1938 年 3 月 30 日，第 6 版；〈滿洲行移民列車〉，《東亞日報》，1938 年 2 月 16 日，第 2 版。

²⁷ 〈開拓民斡旋에 萬全을……〉，《朝鮮日報》，1939 年 11 月 18 日，第 2 版。

²⁸ Kim Ki-hoon, "Japanese Policy for Korean Rural Immigration to Manchukuo, 1932-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2), p. 469; 尹輝鐸，〈일제하 만주국 연구 : 항일 무장 투쟁과 치안 숙정 공작 [日帝下「滿洲國」研究：抗日 武裝鬭爭 과 治安 肅正 工作]〉(서울[首爾]：一潮閣，1996)，頁 287-288。

²⁹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編，《滿洲國史·下卷：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頁 58。

³⁰ 滿洲帝國民政部編，《滿洲人口統計（民族別）》（秘密資料·謄寫本，1942 年）（中國吉林省滿鐵資料館藏，分類記號：03203），頁 8-9。

幾個人擠在一個小屋子裡生活。³¹ 許多人連一套像樣的被子都沒有，³² 甚至住在別人家的偏房；也有移民者遭房主強制趕走後，又被中國籍的員警鎮壓。³³ 集團移民者的居住狀態同樣惡劣。例如，1937年朝鮮移民者透過集團移民方式，移居到吉林省十騎街的200餘個村落，移民預定地點是很難耕種的濕地，地處最低氣溫可達零下18度的嚴寒天氣，移民者們只能利用草墊建起臨時的安身之處，在地上鋪秸稈或乾草度日。夏天的農忙季，他們也無法長期住在一個房子裡，只能不顧健康地在潮濕的臨時住所糟蹋身體。³⁴

移居城市者的居住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滿洲國」是由滿洲房產株式會社專門負責住宅建設，建好的住宅須按照國務院總務廳的指令，經過住宅委員會的審議，再以公司為單位，以代用官舍或房產住宅形式分別配發給各個特殊會社。在一般情況下，特殊會社的社員可以取得房產會社所建房屋的優惠，但朝鮮人在管理職或特殊會社職員中所占比例很少，因此無法取得房產會社的房屋優惠。這與在管理職或特殊會社職員中占很大比例的日本人情況大不相同。³⁵ 而中國人比朝鮮人更早進入滿洲定居，因此擁有房屋的人數也較多。³⁶

不僅如此，居住在都會地的朝鮮人中，在住宅問題上毫無準備就從朝鮮來到滿洲的人數急劇增加，因此相較於其他民族，朝鮮人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住宅困難問題。³⁷ 例如，在房間的中間釘上隔板，就在隔板上起居生活；一個出租房會有數十名租戶提前來預約；如果房子空出來，瞬間就會有人們蜂擁而至，因此租房子時還須繳納權利金。³⁸ 在新京，向因為工作原因而搬來的人問候時，第一句話就是「找到房子了嗎？」。因為住房困難，無法把家人接來一起生活的也都有人在，尤其是收入減少的寄居房客，根本不可能被房主接受。因為如此，也有部

³¹ 〈리종호 Lee Jong Ho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47、49；〈조봉학 Cho Bong Hak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6；〈리응취 Lee Eung Qui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82；〈김남북 Kim Nam Bok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83-184。

³² 〈윤영순 Yoon Young Sun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206。

³³ 〈滿洲人警官自警團 移住農民을 逐出〉，《東亞日報》，1938年3月21日，第2版。

³⁴ 〈不毛濕地로 顯露된 積雪期 鑑定農地〉，《朝鮮日報》，1937年8月4日，第2版。

³⁵ 〈鮮系市民에게만 보는 住宅難의 特殊相〉，《滿鮮日報》，1940年3月29日，第2版。

³⁶ 〈國都朝鮮人の 住宅難 이모저모 (二)〉，《滿鮮日報》，1940年4月5日，第2版。

³⁷ 〈鮮系國民의 住宅對策과 그 意義 (社說)〉，《滿鮮日報》，1940年4月2日，第1版。

³⁸ 〈國都朝鮮人の 住宅難 이모저모 (一)〉，《滿鮮日報》，1940年4月3日，第2版。

分朝鮮人的妻子希望回到朝鮮生活。諸如此類嚴重的住宅困難問題，導致朝鮮人不得不一方面支付昂貴的租金，另一方面還得生活在狹窄的房子裡。牡丹江有一個例子是將房子的出、入口改建成廚房，然後在廚房旁邊擴建兩個小房間，連續6個月都找不到房子的3戶家庭、共19人，就生活在其中。³⁹ 總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一刻感受到生活的方便，子女教育方面也遇到了不少困難。⁴⁰

朝鮮人的住宅困難問題比起其他民族更為嚴重，因此群體內部在轉讓借住權的同時，會衍生類似手續費的謝禮金（權利金）。朝鮮人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得支付謝禮金，勉強租到一、兩個房間，才能安心地生活。不僅如此，當時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屋主大多不願將房子租給朝鮮人，這是因為大部分朝鮮人會根據自身的風俗和生活需要，將所租房屋改造成暖炕等其它形式。⁴¹

朝鮮人移民者所吃的食物，也僅是勉強可以維持生命或苟延殘喘的程度。他們幾乎沒有吃過米飯，大多是吃玉米、高粱、艾糕、土豆（馬鈴薯）、白菜根、冰凍土地上殘留的穀粒、土豆麵條等。甚至有家長苦惱孩子挨餓的情況，每天把自己的飯分給孩子，因此也常常發生家長死亡的事件。特別是日本的徵用糧食，不僅給朝鮮人移民的精神上帶來了傷痛，還加重了貧困問題。⁴²

移民者的服裝也慘不忍睹，甚至嚴重到類似乞丐的程度，⁴³ 只能勉強遮蓋身體的景況；夏天光腳走路，冬天則穿秸稈鞋。⁴⁴ 部分移民者的家庭面臨貧窮和飢餓的極限，或為了還債很早就把年幼的孩子賣給人家做童養媳，⁴⁵ 或送去別人家做上門女婿，⁴⁶ 甚至含淚將孩子賣掉，⁴⁷ 或因債務被地主強行奪去妻子。⁴⁸

³⁹ 〈朝鮮人 住宅難 이모저모 (二) : 玄關도 업는 두 間房에 勿驚! 3世帶가 合居〉, 《滿鮮日報》, 1940年4月13日, 第2版。

⁴⁰ 〈國都朝鮮人の 住宅難 이모저모 (三)〉, 《滿鮮日報》, 1940年4月7日, 第2版。

⁴¹ 〈住宅難과 鮮系の 自辦策如何 (社說)〉, 《滿鮮日報》, 1940年6月8日, 第1版。

⁴² 〈조봉학 Cho Bong Hak 家族〉, 頁6; 〈박춘서 Park Chun Seo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157; 〈리강철 Lee Kang Chul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35; 〈김숙현 Kim Suk Hyun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94; 〈량재욱 Lyang Jae Wuk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151。

⁴³ 〈조봉학 Cho Bong Hak 家族〉, 頁7。

⁴⁴ 〈5人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27。

⁴⁵ 〈김숙현 Kim Suk Hyun 家族〉, 頁94; 〈려만준 Lyeo Man Jun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100-101。

⁴⁶ 〈정일문 Jeong Il Mun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142-143。

⁴⁷ 〈박명선 Park Myung Seon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158-159; 〈정만호 Jeong Man Ho 家族〉, 收於《移民實錄》, 頁134。

⁴⁸ 〈故土를 등진 流離民의 哀歡秘帖〉, 《朝鮮日報》, 1933年10月8日, 第3版。

在如此惡劣的食衣住環境下，疾病乃家常便飯。因急劇增加的移民大部分的移居地是未墾地，即無住地帶（或可稱無人地區）、內陸。這些地區交通不便、房屋或衛生保健設施不健全、缺乏生活必需品，滋生各種疾病以致奪去生命的事例也屢見不鮮。⁴⁹ 朝鮮人移民者原本就因食物貧乏而身體虛弱，再加上不衛生的居住環境，因此耐病性極差。若是遇到傳染病流行期，他們會失去連一次醫院都沒去過就死亡的家人，而陷入無法言語的痛苦和悔恨中。⁵⁰

對居住在都會地的朝鮮人來說，周邊環境並沒有比農村居住者好。當時在滿洲國最發達的城市奉天（今瀋陽），曾經八到九成的不良形象是由朝鮮人所居住的西塔地區囊括。當時西塔區的街道是未經鋪設的道路；因為沒有下水道設施，一到雨天，大街小巷就會變成泥塘池；雨後各種排泄物、蛆蟲、污水、飯粒、豆芽、泡菜碎片等雜亂地鋪滿地面，蒼蠅漫天飛舞，諸如此類的不淨和醜態畢露。此外，位於奉天市郊外鐵路附近的朝鮮人村莊，裡面的房屋內部空無一物，居住在那裡的朝鮮人「亂雜絕頂醜態萬象」，也如出一轍。⁵¹

但是在滿朝鮮人即使陷於貧困的境況，還是發揮了互相扶助的精神。一些地方透過運動會建立友誼，⁵² 也給剛來的移民食物或各種生活必需品；⁵³ 朝鮮民會出面幫移民者牽線租房，或提供人口較多的家庭麵粉、斧頭、鋸子等，⁵⁴ 幫助他們安頓下來。有些中國人還會出面幫忙解決朝鮮人移民者的租房問題。⁵⁵

朝鮮移民者和中國人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也很不一樣，因此並沒有打成一片。但是朝鮮人之間因為同病相憐，所以群體內部大多都可以和睦相處。例如有人家辦喜事，其他人就會前去幫忙，又或者會給缺乏勞動力的家庭一些幫助。移居至滿洲的朝鮮人仍然保留著在朝鮮的生活意識，所以相互的稱呼或家名，都是以在朝鮮的出生地名為代號，如「忠清道家」、「全羅道宅」等，春節等各種歲時風俗也如在朝鮮時一樣慶祝；食器、生活用品、碾子、馬車、井等都按照朝鮮的

⁴⁹ 〈開拓部落醫療問題（社説）〉，《滿鮮日報》，1940年8月10日，第1版。

⁵⁰ 〈김정록 Kim Jeong Rock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3；〈권봉희 Kwon Bong Hee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31-32；〈리응취 Lee Eung Qui家族〉，頁83。

⁵¹ 原邊生，〈都市의 面目을 維持하라〉，《滿鮮日報》，1940年9月1日，第4版。

⁵² 〈조상호 Cho Sang Ho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79。

⁵³ 〈리강철 Lee kang Chul家族〉，頁35；〈리동수 Lee Dong Su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73-174。

⁵⁴ 〈김정록 Kim Jeong Rock家族〉，頁12。

⁵⁵ 〈리동수 Lee Dong Su家族〉，頁173-174。

風格製作或使用；老人的服裝也與在朝鮮時相同。最讓他們興奮的事情是能從朝鮮來的人聽到故鄉的消息。⁵⁶

（三）陷入徬徨的生活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在「滿洲國」建國以前，沒有資本、在食衣住方面都極度惡劣的朝鮮移民者很難安頓下來，只能漂流四方，如「放浪者」般地生活。這點可以透過在滿洲國建立以前針對 201 戶移民者所做的調查統計瞭解。即根據統計，98.5% (198 戶) 的受訪者因生活困難、不滿於現狀而渴望移居到其他地方，他們之中 23.4% (47 戶) 到了滿洲後已經搬家 4 次，18.4% (37 戶) 5 次，16.4% (33 戶) 6 次，12.9% (26 戶) 3 次，其中甚至 4% (8 戶) 已經搬家 10 次以上。⁵⁷ 即 60% 左右搬家 4 次以上。

滿洲國成立以後，朝鮮人依舊沒能安頓下來。他們為了生計到處奔波，家人意想不到地死亡，⁵⁸ 或種莊稼失敗，甚至房屋被燒燬，⁵⁹ 又或者滿洲內部因政局不穩、發生社會動亂。⁶⁰ 而因毫無進展返回朝鮮的例子，更比比皆是。⁶¹ 朝鮮人基本上都存著在滿洲掙幾年錢，然後重回故里生活的想法。不知是不是因為滿洲與朝鮮僅一江之隔，他們輕鬆地抱以無論何時都可重回故鄉的想法來到滿洲，且隨時在滿洲和朝鮮之間自由穿行。⁶²

事實上，在滿朝鮮人不僅生活方面不安定，心理方面也一直承受著不安定感。放浪的生活方式，掙夠了錢就回故鄉的心理因素，移民者沒有背水一戰、不

⁵⁶ 〈한희운 Han Hee Wun 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7-18。

⁵⁷ 李勳求，〈滿洲의 朝鮮人〉，頁110。

⁵⁸ 〈조봉학 Cho Bong Hak 家族〉，頁6。

⁵⁹ 〈김숙현 Kim Suk Hyun 家族〉，頁94。

⁶⁰ 〈박명선 Park Myung Seon 家族〉，頁159。

⁶¹ 劉願淑，〈1930年代 日帝의 朝鮮人 滿洲 移民政策 研究〉，頁645。事實上1931年滿洲事變爆發後不久，回朝鮮避難的人約達15萬之多，1933年末滿洲秩序逐漸恢復，其中7-8成的人口又回到了滿洲，滯留在朝鮮的人口剩下約4萬名。參見〈歸還同胞十五萬中 七八割은 再次渡滿〉，《朝鮮日報》，1933年11月3日，第2版。1933年6月及11月，因經常出沒於間島周邊的抗日武裝勢力，朝鮮移民者紛紛前往集團農場或咸鏡北道避難。參見〈武裝團出沒甚하여 間島同胞避難歸國〉，《朝鮮日報》，1933年11月10日，第2版；〈間島僻地尙不安 萬餘名避難民收容〉，《朝鮮日報》，1933年6月15日，第2版。

⁶² 〈5人家族〉，頁27-28。

顧死活、拼死拼活地掙錢，好在滿洲安頓下來的想法，所以身無分文的他們來到滿洲後，掙錢、尋求安定的生活，更是難上加難，因為留有無論何時都可回到朝鮮的退路。然而正因如此，朝鮮人隨便蓋個不像樣的房子就生活在裡面，更不會在院子種上果樹等，因為他們認為總有一天會回到朝鮮，沒有必要蓋好房子或塑造良好的生活氛圍。⁶³ 正如在日本社會存在「滿洲徘徊客」的詞彙，朝鮮人中屬於「徘徊客」階層者大有人在。從積極面來說，可評價為懷抱一獲千金夢想、豪氣干雲的男兒，相反地，從消極面評價，就是帶有與「流氓」或「不務正業者」相同的形象。移民者的心理因素，加上來自外部的滿洲社會偏見，兩者相互作用，朝鮮移民者持續在這樣的環境過著放浪的生活。

因為很多朝鮮人過著流浪的生活，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滿洲國沒有產生歸屬感的因素，跟其他民族相比，朝鮮人中無（戶）籍者的比例相對較高。⁶⁴ 1920年初「朝鮮民事令」的戶籍法出現以前，移居滿洲的朝鮮人較多，當時「滿洲國」也沒有完備的戶籍法；⁶⁵ 而進入滿洲的朝鮮人，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日本的殖民策略，又或者沒有打算永久移居，只是暫時「出稼」⁶⁶ 而已。也有很多無（戶）籍的朝鮮人，並不瞭解自己是否擁有戶籍，甚至也感覺不到登錄戶籍的必要性。⁶⁷

正如「在滿洲不如意就回故鄉」這樣的意識甚囂塵上，朝鮮人在滿洲是很難成功的。根據前面論及《移民實錄》中 68 戶家庭的調查對象，只有 3 戶⁶⁸（4%）成功的結果就可證明。絕大多數的朝鮮人在滿洲無法安頓，持續過著流浪的生活。

⁶³ 〈한희운 Han Hee Wun家族〉，頁18。

⁶⁴ 可推測出在滿朝鮮人中，無籍者的比重約占一成左右。參見〈無籍은 國民의 羞恥다：朝鮮人漏籍者懇談會盛況〉，《滿鮮日報》，1940年3月15日，第2版。

⁶⁵ 權泰山，〈滿洲に於ける無籍朝鮮人の悲哀〉，《在滿朝鮮人民會聯合會會報》27（1935年5月），頁67-83。

⁶⁶ 爲了掙錢離開故鄉到其他地方工作。

⁶⁷ 〈無籍은 國民의 羞恥다：朝鮮人漏籍者懇談會盛況〉，《滿鮮日報》，1940年3月15日，第2版。

⁶⁸ 這裡指因擔任興農合作社職員而獲得安定生活的「백리호 Baek Li Ho家庭」，參見《移民實錄》，頁36-37；在牡丹江營林署工作，因爲在柔道大會上獲勝而工資翻倍的「김갑한 Kim Gap Han家庭」，參見《移民實錄》，頁170；透過擴大耕地和開發荒蕪地，成爲富農的「김진 Kim Jin家庭」，參見《移民實錄》，頁40。

三、在滿朝鮮人的民族地位和認同

(一) 在滿朝鮮人的民族地位

據 1938 年的調查來觀察在滿朝鮮人的都、農居住分布狀況可知，當時 105 萬 6,308 人中，約 3/4 的人居住在滿洲國的非都會地，剩下的 1/4 (26 萬 735 名) 則居住在城市。⁶⁹ 到 1940 年末為止，在滿朝鮮人的人口總數是 145 萬 384 人，其中居住在 17 個主要城市的朝鮮人僅 14 萬 1,854 名，占總體的 9.8%。⁷⁰

欲更瞭解在滿朝鮮人的民族地位，觀察職業分布便可得知。1935 年居住在滿洲國三大都會奉天、新京 (今長春)、哈爾濱的朝鮮人中，無業者 (包括妻子和兒女) 各占朝鮮人總數的 64.7%、61.6%、67%；從事農牧林業者各占 1.4%、10.5%、10.7%，其中地主、自耕農的比重分別只占了 0.4%、2.6%、1.3%；從事商工業者各占總數的 25.3%、17.8%、15.3%，但其中大多數是勞動者、店員或行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朝鮮人中從事商業、商店的人數稀少，且大部分都是小零售商或地攤商。從事旅館業或娛樂業的人員較多；但在滿洲國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公務員自由業 (公務員、藝術家、媒體人、醫生等) 僅各占 2.2%、3.6%、4.2%。⁷¹ 直到 1940 年為止，在滿洲國任職的朝鮮人中間層官吏不過 50 餘名。⁷² 朝鮮人聚居的間島省內，1935 年圖們縣、龍井縣、琿春縣的朝鮮人居住者中，無職者 (包括妻子和兒女) 各占 70.3%、74.2%、70.2%；從事農牧林業者各占 9%、5.3%、8.5%；

⁶⁹ 宮川善造，《人口統計より見たる滿洲國の緣族複合狀態》(新京：滿洲事情案內所，1941)，頁73、136。

⁷⁰ 〈滿洲國人口 (地方別)〉，收於大連商工會議所編，《滿洲經濟統計年報 (昭和16年版)》(大連：該所，1943)，頁6-7。

⁷¹ 按順序：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編，《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 (都邑編)·第3卷：奉天市》(新京：該處，1938)，頁1、99-101；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編，《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 (都邑編)·第1卷：新京特別市》(新京：該處，1937)，頁1、115-117；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編，《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 (都邑編)·第2卷：哈爾濱特別市》(外地國勢調查報告·第2輯：滿洲國國務院國勢調查報告，第2冊) (新京：該處，1938)，頁1、158-161；尹輝鐸，〈滿洲國 商業社會的 內的構造と 民族の 特徴〉，《東洋史學研究》106 (2009年3月)，頁10。

⁷² 滿蒙資料協會編，《滿洲紳士錄》(東京：該會，1940年第3版)，頁212、756、823-824、845、887、890。

從事商工業者各占 10.6%、12.1%、9.2%。⁷³ 特別是 1935 年間島省 45 萬 2,246 名朝鮮人中，在省公署、縣公署、員警廳任職的朝鮮人官吏，僅不過 30 名。⁷⁴ 總之，朝鮮人移民者中，可以維持安定生活的公務自由業從業者占 2~4%；地主或自耕農約占 2%左右；工廠主或商店主人數極少。相反的，70%左右的朝鮮人是沒有特定職業、到處流動的無業者，剩下 20%左右大部分是佃農、長工、短工、勞動者、小行商，或為從事鴉片、毒品、走私等相關的不務正業者。

根據 1936 年可掌握、以 87 萬 2 千餘名在滿朝鮮人為對象的調查統計（見表一）可知，在滿朝鮮人從事對滿洲國社會有相當影響力的政府官吏、銀行職員、教員等，還有醫生、代書等自由職業者（白領集團）的比重，僅 1.3%左右。以奉天市為例，日本人官公吏的比重為 4.3%，與之相較，朝鮮人官公吏只占了 0.5%。雖然兩個民族的總體人數不相上下，但是日本人官公吏的人數卻是朝鮮人的 13 倍之多。

此外，精米加工、建築業、運輸業、金融業、當舖業、照相業、小行商、藥局、商業、旅館業、料理業、理髮業等商工業及服務業者的比重僅占 4.7%，且商工業者的交易對象大部分是朝鮮人，尤以貧寒的農民為主。相對地，超越民族之間的界限，擴大商圈領域的，也只有料理業。在經濟效益較大的工業領域中，除了和信⁷⁵ 的朝鮮紡織工場、1940 年進入滿洲國並受到矚目的京城紡績姊妹會社南滿紡績株式會社（滿洲國法人，資金成本 1,000 萬）⁷⁶ 等幾家會社外，在滿朝鮮人商工企業幾乎都沒能進入滿洲國。⁷⁷ 因為業者基本上對滿洲國抱持著疏離感，結果產生毫不關心、不配合當地經濟政治的現象。當時大部分的朝鮮人從事中小型商工業，滿洲國政府實行管制經濟政策帶來的物資不足和物價飛漲，對他

⁷³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編，《第二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總括編）：後半》（外地國勢調查報告·第2輯：滿洲國國務院國勢調查報告，第5冊）（新京：該處，1938），頁6、690-693、706-709、722-725。

⁷⁴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編，《滿洲國官吏錄》（新京：該廳，1936），頁341-345。間島省的人口參見滿洲帝國民政部編，《滿洲帝國民政部統計年報》（新京：該部，1936），頁32-33。關於朝鮮人在滿洲國的位相，參見尹輝鐸，〈‘滿洲國’政府的民族構成과 運營上的特徵〉，《中國近現代史研究》43（2009年9月），頁115-141。

⁷⁵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利用朝鮮的民族資本所設立的最大的紡織公司。

⁷⁶ 參見〈紡織의 滿洲國進出〉，《滿鮮日報》，1939年12月10日，第4版；〈南滿紡績會社는 來明年에 操業開始〉，《滿鮮日報》，1939年12月12日，第2版。

⁷⁷ 〈滿洲朝鮮人商工業者의 營業形態〉，《滿鮮日報》，1939年12月9日，第1版。

表一 在滿朝鮮人的職業類別、性別分布現況 (1936 年)

職業	家庭數	從事者數及其家族數				職業	家庭數	從事者數及其家族數			
		男	女	總計	%			男	女	總計	%
農業	130,065	296,967	218,058	515,025	59.05	小餐館	1,454	2,057	3,000	5,057	0.58
畜牧業	26	52	20	72	0.01	娛樂業	384	863	2,816	3,679	0.42
漁業	26	45	17	62	0.01	理髮業	174	275	222	507	0.06
精米加工	385	1,272	695	1,967	0.23	銀行職員	2,014	3,349	602	3,951	0.45
金融業	94	180	99	279	0.03	政府官吏	2,240	2,869	1,219	4,088	0.47
當舖業	133	271	192	463	0.05	教員	1,291	1,655	974	2,629	0.30
建築業	221	479	210	689	0.08	醫生	281	490	269	759	0.09
寫真業	166	297	118	415	0.05	代書	89	129	45	174	0.02
小行商	3,079	5,882	3,070	8,952	1.03	傭人	9,933	22,357	12,075	34,432	3.95
藥局	493	731	386	1,117	0.13	其他	7,347	12,764	8,463	21,227	2.43
商業	4,301	9,593	4,459	14,052	1.61	無職	2,178	5,080	3,988	9,068	1.04
旅館業	928	1,866	1,434	3,300	0.38	不務正業	-	96,479	143,651	240,130	27.53
運輸業	24	44	44	88	0.01	總計	167,866	466,046	406,136	872,182	100.00

資料來源：滿洲國民政部總務司調查課編，《在滿朝鮮人事情》（新京：該課，1933），頁 27-28，引自楊昭全、李鐵環編，《東北地區朝鮮人革命鬭爭資料匯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上冊，頁 153。

們造成極大的打擊。⁷⁸ 滿洲國初期，礦、林、漁業的主導權都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也賦予中國人一部分的事業許可，反之朝鮮人並沒有類似的機會。⁷⁹

朝鮮人中絕大多數實際上是農業從事者（約 60%），剩下的則是無業或不務正業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諸如私販鴉片、走私、性交易、賭博、無賴、浮浪者、抗日要員（抗日遊擊隊員或工作要員）、流民等不正當職業的人數占總體的近 1/3，即超過了 27.5%。除去這些人數，1936 年在滿朝鮮人農業從事者的比重可達 81.5%，到了 1937 年，45 萬 6 千名有工作的朝鮮人中，從事農、牧、林業者數竟高達 39 萬 6 千名（86.8%）之多。⁸⁰ 這個調查結果意味著朝鮮人移民者絕大多數屬於滿洲國的下層市民，也透露出他們在當地曾過著最底層的生活。

⁷⁸ 〈龍井當面問題（三）〉，《滿鮮日報》，1940年8月15日，第5版。

⁷⁹ 韓錫政，《滿洲國 建國の再解析》（釜山：東亞大學出版社，1999），頁 173。

⁸⁰ 1936年在滿中國人的總數為3,449萬名，有職業者1,247萬名，其中從事農牧林業者為915萬4千名（73.4%），參見田中總一郎編，《昭和十五年康德七年滿洲年鑑》（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支店，1939），頁 165。

不僅如此，在滿朝鮮人在教育方面也處於極其惡劣的環境。滿洲國內提供朝鮮人學生接受教育的學校數量嚴重不足，因此 1936 年 6 月末朝鮮人學齡兒童（6-14 歲）的就學率僅有 48.5%。⁸¹ 朝鮮人學生能夠接受中學以上教育的機會也不多。⁸² 據 1940 年奉天市的統計結果，朝鮮人中具中學以上學歷者僅占調查對象總數 1,493 名的 21.4%（319 名），剩下的 78.6% 或小學中退，或為小學畢業的低學歷者。⁸³

朝鮮人面臨就學困難的處境，而導致這種現象惡化的原因是滿洲國成立後，日本殖民當局針對存在反日傾向的朝鮮人私立學校實行了停辦、改組、合併等措施。⁸⁴ 其他民族學校則存在著忌憚接收朝鮮人學生等類似的教育歧視，也加劇了朝鮮人學生的就學困難問題。⁸⁵ 當時日本系學校接收日本人學生時採用無考試制度，⁸⁶ 反觀朝鮮人學生，尤其是針對畢業自屬於滿洲國管理的國民優級學校者，卻只錄取參加過特別檢定考試（從 2 個考試科目增加到 7 個）的學生，且每年僅接收 2、3 名學生入學。⁸⁷ 實施「新學制」之後，校方取消了朝鮮語，僅用日語和漢語授課，⁸⁸ 因此朝鮮人學生即使進入日系或中系的學校，也必然會因授課語言遭遇到極大的困難。⁸⁹ 即便想進入中國語系中學，但因為這類學校只教授漢語，因此對完全不懂的朝鮮人學生來說，即便能入學也因為聽不懂漢語無法上

⁸¹ 〈數字로 본 滿洲國 鮮系國民의 現勢〉，《滿鮮日報》，1940年1月1日，第2版。

⁸² 牡丹江省因初等教育設施的數量極為不足，無法錄取所有的學齡兒童，甚至連一所朝鮮系的中等教育機關都沒有，參見〈牡丹江省朝鮮人動態〉，《滿鮮日報》，1940年3月27日，第3版。關於朝鮮族的教育實態，參見朴奎燦等，《延邊朝鮮族教育史稿》（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中國朝鮮族教育史編寫組編，《中國朝鮮族教育史》（延吉：東北朝鮮民族教育出版社，1991）。

⁸³ 奉天市長官房文書科編，《奉天市統計年報》（奉天：奉天市公署官房調查科，1941），頁44。

⁸⁴ 滿洲事變爆發之前，滿洲共有710所朝鮮人學校，1932年減少為377所。參見中國朝鮮族教育史編寫組編，《中國朝鮮族教育史》，頁111；鄭榮洪，〈中國의 社會主義 現代化와 朝鮮族教育의 未來：延邊民族自治州을 中心으로〉，《民族問題論叢》5（1996年8月），頁143。

⁸⁵ 〈鮮系教育 經營機構와 其他問題 打開，教育後援會을 組織〉，《滿鮮日報》，1940年8月19日，第2版。

⁸⁶ 許公勤，〈入學難과 私學의 不振〉，《滿鮮日報》，1939年12月21日，第1版。

⁸⁷ 〈鮮系教育，農務契等 諸問題 眞摯討議：閉幕된 蛟河縣聯의 第三日〉，《滿鮮日報》，1940年5月16日，第3版；〈朝鮮人兒童에 限하여 檢定試驗을 實施：哈市鮮系의 中校入試難色〉，《滿鮮日報》，1940年2月2日，第3版；〈日系中等學校에 鮮系도 就學시키라〉，《滿鮮日報》，1939年12月12日，第2版；〈入試關門에 是 難題〉，《滿鮮日報》，1940年2月3日，第2版。

⁸⁸ 鄭判龍，〈故鄉을 떠나서〉，收於《移民實錄》，頁254-255。

⁸⁹ 〈牡丹江省朝鮮人動態〉，《滿鮮日報》，1940年3月27日，第3版。

課，這對他們來說其實就相當於無學可上。⁹⁰ 此外，中等教育以上的學校只用日語授課，使朝鮮人更難就學。結果造成朝鮮人學生深陷入學困境，⁹¹ 且負擔的學費還比中國系學生更多。⁹²

更進一步地說明，學歷相對較低的朝鮮人因不具備應徵的條件，所以面臨求職困難的問題。⁹³ 滿洲國的官廳或會社等機構對朝鮮人存在錯誤的成見，因此儘量避免聘用之。⁹⁴ 相較之下，大部分高學歷的日本人雖然具備了符合徵才條件的資格，但因得知滿洲國存在嚴重的住宅困難，並不願意來此地就業，造成日本會社求才困難。即使如此，報紙上的聘用廣告仍僅限於日本人，壓縮朝鮮人的就業機會；朝鮮人中甚至還經常發生已決定聘用，但因沒有保證人或推薦人而立即遭到解雇的情形。⁹⁵

（二）在滿朝鮮人的認同

相對於其他民族在所有領域都處於劣勢的朝鮮人，是如何認知中國人或日本殖民當局（日人）？情緒上處於何種狀態？其他民族對於朝鮮人的評價和朝鮮人的自我認知又是如何？曾經在朝鮮艱難地生活，後經親戚或友人勸誘而移居到滿洲的朝鮮人，大部分不具備特別的技術或學歷，也沒有錢，因此他們在當地大多是向地主租賃土地，靠佃田生活，或打長工。然而，當時朝鮮人地主僅占絕少數，大多是漢族地主，因而大多數朝鮮人只能依靠漢族地主做佃戶或長工。不僅如此，隨著朝鮮人人數不斷增加，自然而然就產生了中國人和朝鮮人雜居的現象，進而普及。不論願意與否，朝鮮人只能和中國人建立多樣的關係，並在這個過程

⁹⁰ 〈緊張된 安東市聯：鮮系學生就學問題討議〉，《滿鮮日報》，1940年3月29日，第3版。

⁹¹ 〈朝鮮青年에 修學의 登龍門：熱火가튼 向學熱에 對應〉，《滿鮮日報》，1940年4月20日，第2版。

⁹² 〈全滿各地鮮系生活現地報告（三）〉，《滿鮮日報》，1940年6月1日，第7版。

⁹³ 〈求人難時代에 이 就職難！：未曾有의 人的資源不足도 朝鮮人에겐 例外事〉，《滿鮮日報》，1940年4月25日，第2版。

⁹⁴ 〈人的資源 不足한 此時 朝鮮人을 活用하라. 民族差別取扱은 協和에 惡影響：首都鷄林分會主催協和懇談會記錄（完）〉，《滿鮮日報》，1940年6月6日，第7版；〈鮮系就職問題解決에 相互의 理解가 必要〉，《滿鮮日報》，1940年7月15日，第2版。

⁹⁵ 〈求人難時代에 이 就職難！：未曾有의 人的資源不足도 朝鮮人에겐 例外事〉，《滿鮮日報》，1940年4月25日，第2版；〈人的資源 不足한 此時 朝鮮人을 活用하라. 民族差別取扱은 協和에 惡影響：首都鷄林分會主催協和懇談會記錄（完）〉，《滿鮮日報》，1940年6月6日，第7版。

中自然地產生了對中國人的認知。⁹⁶

據住在滿洲農村的移民者口述，雖然也有部分漢族地主對朝鮮人佃戶以禮相待、富有人情味，⁹⁷ 但大多數給予非人待遇，或收取過高的佃租，如此攫取、搜刮朝鮮人。因此，朝鮮人佃戶對漢族地主遂產生民族性、階級性的不良感情。⁹⁸

據《滿鮮日報》報導，中國人地主不可能借錢給窮如乞丐的朝鮮人，事實上也幾乎沒有發生過。因此朝鮮人和中國人相互疏遠，沒有親近的機會，也認為沒有那個必要，一般是「他是我的地主，他是我的佃戶」，且彼此是「外國人之間的關係」。兩個民族各自按照自身的傳統習俗度日，還會互相嘲笑、說長道短，甚至因為語言不通，屢屢發生吵架或打架事件。例如相互貸借物品、小額交易時，因意思溝通不順暢，導致積累過多憤恨，容易發生衝突；也經常發生在酒席上，只因為一次的玩笑話就激怒了對方，引起打鬥事件。⁹⁹

在惡劣的食衣住和農業環境中，集團移居的朝鮮人不僅受到滿鮮拓植公司的嚴密監視和管制，還被要求過重的勞役，使他們對移民本身抱持著後悔的態度，或因對集團移民生活的幻想破滅而陷入痛苦；¹⁰⁰ 冒著逃走後一旦被發覺就必須受到嚴厲懲罰的風險，很多移民者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逃走。¹⁰¹ 雖然朝鮮總督府將貧窮的朝鮮人移居至滿洲，提供他們可以維持生活的最低限度糧食、種子、農事工具等物品，然而在經歷過集團移民生活痛苦的朝鮮人眼中，曾經宣傳「去滿洲就能生活得很好！」的日本殖民當局，是拆白黨（赤膊黨）或被怨恨與憎惡。

投入滿洲勞動現場的朝鮮人，情況也十分惡劣。日本殖民當局召集朝鮮人遣送到滿洲，或被勤勞奉公隊強制併入，要求做道路建設、水田耕作等各種勞役，每日只提供 1、2 次伙食，朝鮮人的勞動力受到苛酷的剝削。此外，工錢低得可

⁹⁶ 尹輝鐸，《滿洲國：植民地的想像이 잉태(孕胎)한 '複合民族國家'》，頁360。

⁹⁷ 〈김리숙 Kim Li Suk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87-88。

⁹⁸ 〈김진 Kim Jin家族〉，頁41-43；〈리봉화 Lee Bong Hwa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67；〈김의택 Kim Eui Taek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52。

⁹⁹ 吉甲壽，〈農村民族協和問題：특히 鮮農對滿農關係의 考察〉，《滿鮮日報》，1940年8月30日，第4版。

¹⁰⁰ 〈정만호 Jeong Man Ho家族〉，頁134-135。

¹⁰¹ 〈문강호 Mun Kang Ho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219-220；〈리교영 Lee Kyo Young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72；〈백윤희 Baek Wuel Lyun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04-105；〈리연수 Lee Yeon Su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61-162。

憐，也無法按時領取，打、罵、虐待更是家常便飯。不論移民者是自發地回應人夫招募，還是強制徵用，結果都躲不開滿洲殖民當局謀殺式的強制勞動。當中，因忍受不了勞役、毆打、事故、疾病而失去生命者大有人在，禁受不起謀殺式勞動環境和虐待、盤剝工錢等而逃走的人也不少。結果很多朝鮮人將日本人（殖民當局）看作專門剝削、毆打、辱罵、虐待者，是可怕且帶有威逼性、令人憎惡、無法溝通的可惡存在。¹⁰²

如以上所述，朝鮮人移民者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被中國人和日本人攫取，遭受非人的待遇，經歷了民族歧視和精神上的痛苦，因此他們很難對滿洲國本身產生愛戀或歸屬感。可能也正因如此，大多數朝鮮人離開故國、在異域放浪的意識相當濃厚，進而很難產生在同一個地方紮根生活，謀求一個永久職業的想法，反而會懷著一獲千金的夢想，打算攢夠錢就回歸故鄉，所以他們沒有把類似正業的事放在心上，而存在從事走私、賭博等其它不當行業的傾向。這種想法經常催毀他們個人的經濟生活，無法參與文化生活。也因為他們有一旦掙了錢就回朝鮮的想法，所以根本不會考慮在家的周圍種上一棵樹或一支花，也幾乎沒有在農閑期謀求一個副業，將其當作一部分生計的意識。¹⁰³

據當時牡丹江員警廳長蘆澤治道所言，「雖然聽說當時牡丹江市景氣不錯便蜂擁而至的朝鮮人很多，但是因他們當中有很多人沒有既定的計畫，所以找不到工作，最終被浮浪者化。觀察牡丹江市內朝鮮人下層市民的居住地帶可知，居住在這個地方的朝鮮人沒有特定的職業，即使有也過著極其懶怠的生活。甚至還有被牡丹江市的景氣吸引，從南朝鮮遠征而來的偷竊集團或其他類型的罪犯。因當時從事不正業的商人或走私業者都湧向這個城市，持續私販、走私鴉片、錢物等，使當時牡丹江市的社會秩序凌亂無章。因此受到指責。」¹⁰⁴ 這類人群當中還有

¹⁰² 〈박갑진 Park Gap Jin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10；〈박명선 Park Myung Seon家族〉，頁159-160；〈배중덕 Bae Jong Deok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88-189；〈김의택 Kim Eui Taek家族〉，頁55；〈리교영 Lee Kyo Young家族〉，頁72-73；〈리도길 Lee Do Gil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80；〈리봉화 Lee Bong Hwa家族〉，頁68；〈조봉학 Cho Bong Hak家族〉，頁8；〈손호영 Son Ho Young家族〉，收於《移民實錄》，頁118。

¹⁰³ 李哲浩（龍井商工會主事），〈回顧와 展望：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13），一攫千金夢을 清算〉，《滿鮮日報》，1940年3月31日，第2版。

¹⁰⁴ 蘆澤治道（牡丹江警察廳長），〈四萬鮮系同胞에게 檄！：官憲과 協力하야 犯罪者를 一掃하라〉，《滿鮮日報》，1940年9月12日，第3版。

不少吸食鴉片者，所占比率較高。

朝鮮人因陷入賭博、飲酒等娛樂無法自拔，而蕩盡家財者相對較多，很容易在白晝的大路上發現耍酒瘋、盡顯醜態的人。相較於日本人，朝鮮人雖然生活水準差很多，但消費卻比日人高，可見生活何等散漫。在朝鮮人密集的地區隨處可見酒家、料理店，賭博也十分盛行，¹⁰⁵ 朝鮮人女性在風月場所工作的比例也相對較高，¹⁰⁶ 這是沒有資本的她們容易掙到錢的一種方法。¹⁰⁷ 當時淪為酒家女的朝鮮女性，大多數即因人身賣買或貧窮所致。但因遭受蔑視和鄙薄而心理層面陷入絕望的朝鮮人，也有一部分人流入容易賺錢、還可發洩不滿情緒的風月場所。

滿洲國社會中不務正業的朝鮮人，很多從事銷售鴉片等禁製品，或為走私業者、¹⁰⁸ 流浪漢，其勞動精神較中國人不足，勞動力也較低。很多朝鮮人抱持著毫無根據的優越感，以凌蔑的態度和言行對待中國人，進而與之產生感情上的衝突；¹⁰⁹ 在生活、治安與其他民族原本相處融洽而引起事端者也不少。¹¹⁰ 部分朝鮮人佃戶的負面生活態度，也使中國人地主產生了排斥感。¹¹¹ 朝鮮人中素質低落的不純分子眾多，¹¹² 因而被斥責為不具有作為滿洲國國民的自覺感。¹¹³

¹⁰⁵ 〈非常時局의 認識과 自肅自戒〉，《滿鮮日報》，1940年5月5日，第1版；金順童，〈自肅自戒를 再次 要望함〉，《滿鮮日報》，1940年8月25日，第2版；〈賭博은 民族의 毒〉，《滿鮮日報》，1940年9月2日，第3版。

¹⁰⁶ 〈紅燈街에 黃金雨 한달에 五十萬圓，자랑 못할 職業女性 千五百〉，《滿鮮日報》，1940年7月28日，第5版。

¹⁰⁷ 例如牡丹江省的妓生，收入最高者達800元，最低450元；當時上班族的月平均收入約為100元至數百元左右。參見〈풍성풍성한 牡丹江 妓生月收入 千圓〉，《滿鮮日報》，1940年5月19日，第3版。

¹⁰⁸ 新義州和安東縣之間隔著鴨綠江，十分盛行私販交易。新義州總人口5萬名中約1萬名，及安東縣朝鮮人總人口1萬1千名中的將近一半，均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私販活動，此種交易之所以盛行，乃是因為兩個地區政府一直保持著默認的態度。參見金炯元，〈滿洲가는 길에(오)：鴨綠江！내사당 密輸로 버티는 東西의 兩都市〉，《朝鮮日報》，1933年8月12日，第1版。

¹⁰⁹ 洪鍾仁，〈在滿北中 朝鮮人問題：國策遂行上 觀點은?〉，《朝鮮日報》，1937年6月17日，第1版；李義豐，〈鮮系國民의 自重을 마람〉，《滿鮮日報》，1940年6月7日，第2版。

¹¹⁰ 〈在滿北中 朝鮮人問題：問題되는 그 印象은?〉，《朝鮮日報》，1937年6月16日，第1版。

¹¹¹ 1933年滿洲國協和會中央事務局總務總長于靜遠在採訪中提到，「朝鮮人差不多把信用都丟棄了，因此滿洲的地主們常常會遇到麻煩事……如若朝鮮人能改正以前沒有信用的態度，和地主們進行正值的交易，戒掉酒和賭博，滿洲國若不是惡魔必不會有厭惡朝鮮人的理由。」參見〈同胞의 善處를 要望 信用樹立이 先務〉，《朝鮮日報》，1933年8月8日，第2版。

¹¹² 〈鮮系國民의 自肅自戒의 必要(社說)〉，《滿鮮日報》，1940年8月14日，第1版。

¹¹³ 〈滿洲意識을 가지자(社說)〉，《滿鮮日報》，1940年6月27日，第1版。

其他民族對朝鮮人抱持的負面認知態度，也可從滿洲國的媒體尋見。以非朝鮮系報紙為例，「鮮人」是邪惡新聞的修飾詞彙，與朝鮮人有關的任何微不足道之事，都會被寫入標題大肆報導。例如發生朝鮮人騎自行車撞倒漢族少女的小事，被以「真是可恥的鮮人」標題成為報紙裡的一條新聞，報導中大部分的朝鮮人被描述成高利貸業者或非法賭徒、走私犯，中國人則被描述成善意的被害人。因此朝鮮人債權者被中國人債務者殺害之事，會被報導成「受到人身污蔑忍不住」才發生。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鮮人打了滿人」、「惡劣的鮮人勾引農民參與賭博」、「鮮人妓生不還鴉片的錢就逃跑」、「鮮人私販鴉片」、「鮮人詐騙犯」、「鮮人不付乾果錢就跑了」、「將鮮人走私犯一網打盡」等誇大的報導。¹¹⁴ 諸如此類滿洲國的報紙，特別是地方上的下級報紙，私販鴉片、詐欺、貪汙、逃稅、走私、飲酒嫖賭、賭博等不良情事，大多會被報導成全是朝鮮人所為。總之，朝鮮人在滿洲國被視為「負面形象的代名詞」。

關於朝鮮人的負面報紙記事，自然而然給其他民族帶來了「比起其他民族，朝鮮民族是不能夠信任的民族」的印象，甚至朝鮮人對自身也產生了「朝鮮人是否是壞人？」、「朝鮮人是否是不可信任的人？」的疑問。¹¹⁵ 正如滿洲國文教部的一份檔案上提及，「朝鮮人成爲水泥，還是變成炸彈，都取決於如何指導他們。」¹¹⁶ 可知，朝鮮人作為「讓人感覺到負擔並無足輕重的存在」，在滿洲國受到指責和蔑視。

朝鮮人成爲其他民族指責的對象後，其社會自身也開始主張自肅自戒的必要性。¹¹⁷ 協和會哈爾濱金剛分會¹¹⁸ 為了能讓朝鮮人改掉賭博的僥倖心理，甚至曾

¹¹⁴ 韓錫政，《滿洲國 建國의 再解析》，頁167。

¹¹⁵ 〈回顧斗 展望：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 (15)，優秀性을 再認識하자 (上)〉，《滿鮮日報》，1940年4月3日，第2版。

¹¹⁶ 滿洲國總務廳編，《滿洲國政府公報》，1936年6月26日，轉引自滿洲國文教部編，《滿洲國少數民族教育事情》（新京：該部，1934），頁61。

¹¹⁷ 〈鮮系國民의 自肅自戒의 必要 (社說)〉，《滿鮮日報》，1940年8月14日，第1版。

¹¹⁸ 協和會是由一些在滿洲的日本法西斯分子所組織的國家團體，隸屬於關東軍，會員多是日本人和滿洲國軍政要員和地方豪紳。該會配合日本人和滿洲國政權鎮壓共產黨和抗日武裝力量，組織「排共特別委員會」，將「排共運動」視爲「國民運動」，並組織「青訓指導委員會」，以各種形式灌輸青年反共思想。1945年日本投降後此組織消亡。哈爾濱金剛分會即以朝鮮人爲主所組織的協和會分會。參見〈協和會〉，「百度百科」，下載日期：2015年4月16日，網址：<http://baike.baidu.com/view/1643374.htm>。

散布提倡自肅自戒的檄文，¹¹⁹ 還呼籲朝鮮人「要求反省以及強化自淨運動」。¹²⁰ 當時朝鮮語報刊《滿鮮日報》批評朝鮮人是具有「望鄉的頹廢性」、沒有作為滿洲國國民的自覺、有所謂萬年流浪兒的放浪性情且不虔誠的「病態心理的所有者」。¹²¹

與普遍社會犯罪性質的病理現象相同，受到其他民族的歧視，深陷疏離感、剝奪感的朝鮮人中，不僅體會不到作為滿洲國國民的自豪感，陷入犯罪心理者反而愈來愈多，¹²² 因此許多朝鮮人抱持著疏離感、剝奪感、絕望感、自卑感，他們之中甚至出現了社會性的病理現象，進而對朝鮮人自身也充滿了自虐的認知和不信任感。例如協和會哈爾濱金剛分會長（朝鮮人）批評指出：「朝鮮人常常會幻想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自己能做的事情還要依賴他人，嫉妒心強，因此他人比自己好一些就會誹謗他人，使他人不如自己，有好中傷他人的邪惡的性情，這些特點都可以從朝鮮人身上找到。他們中不僅有很多不務正業者，而且完全沒有理解『民族協和』運動是怎麼一回事，也根本不會聽取他人的話。」¹²³ 間島省龍井街副街長（朝鮮人）也通過報紙投稿公開批評：「可能是因為朝鮮人沒有參加過兵役，或沒有接受過社會團體訓練的原因，他們只把個人的安逸當成萬事，缺乏緊張和明敏性。比如日本人社會出現戰歿者時，全村人會聚集到那家弔慰並表示慰問；但是同樣的情況發生，朝鮮人會當成他人的事，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的平靜。朝鮮人也不具備諸如守時等這種觀念，連經濟生活觀念也很貧乏」。¹²⁴

可能因為受到其他民族的嫉視、謾罵，很多朝鮮人有自我卑下的意識，甚至出現了隱藏朝鮮人身分者。除了朝鮮人最密集、朝鮮人地位一定程度上已形成的間島以外，生活在其他地區的朝鮮人認為穿朝鮮服飾出門是很羞恥的，相反地，

¹¹⁹ 〈賭博은 民族의 毒〉，《滿鮮日報》，1940年9月2日，第3版。

¹²⁰ 〈一部鮮系國民의 自省이 不足!〉，《滿鮮日報》，1940年4月27日，第2版；〈朝鮮人自淨運動의 徹底化必要(社說)〉，《滿鮮日報》，1940年4月28日，第1版。

¹²¹ 〈望鄉的 頹廢性을 清算합시다〉，《滿鮮日報》，1940年5月9日，1版。

¹²² 尹輝鐸，〈‘滿洲國’의 ‘民族協和’ 運動과 朝鮮人〉，《韓國民族運動史研究》26（2000年12月），頁153-158。

¹²³ 厩村（黃）義明（協和會哈爾濱金剛分會長），〈回顧과 展望：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10)〉，依賴心 만흔 것이 「탈」〉，《滿鮮日報》，1940年3月23日，第2版；〈建設的 批判과 破壞的 批判(社說)〉，《滿鮮日報》，1940年4月6日，第1版。

¹²⁴ 許鹿（龍井街副街長），〈回顧과 展望：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12)〉，《滿鮮日報》，1940年3月30日，第2版。

穿著實際上並不合體的洋服或洋裝走動才有排場。根據《滿鮮日報》，朝鮮人之所以對朝鮮服飾抱有自蔑性的意識，其根源是穿著朝鮮服飾會被其他民族斥責為「鮮系」，並受到歧視。為了躲避此種情況的發生，才会有如此小我的自卑意識。¹²⁵ 恐怕當時朝鮮人作為被殖民者，普遍會有「自我嫌惡」和「被殖民者同化」的自卑心理。¹²⁶

相較於其他民族，朝鮮人從事不正業者眾多，或有更多人過著浮浪生活的現象，不能完全從朝鮮人固有的心理狀態尋求答案。雖然當時朝鮮人與其他民族相比，對滿洲國的歸屬意識相對較弱確是事實，但因此就歸結於朝鮮人的民族性，這種做法並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當時滿洲國的所有區道都是以日本人和中國人兩個民族為中心而規劃，這種制度性、社會性互相結合的特點，在民族間樹起了一道壁障，造成朝鮮人無法滲透的事實。他們大半不懂中、日文，溝通困難，這種情況是朝鮮移民無法在滿洲國生根的重要原因。

外來的因素影響了滿洲國內朝鮮人自卑的民族地位，誘發其自我卑下的心理狀態。朝鮮人作為滿洲國的少數民族，既無錢，也無權利，因此得遭受其他民族的不齒和漠視，以被疏離的形態落魄為「討厭並無足輕重的存在」。最終朝鮮人自然很難對滿洲國產生歸屬感，或作為「滿洲國」國民應有的自豪感，他們自我卑下的言行或卑屈的行為可解釋為缺乏民族的自我意識，即缺少民族認同。總而言之，在滿朝鮮人的生活問題極為沉重且絕望，在物和心兩方面都承受比其他民族更沉重的負擔，並以此種形態生活下去。¹²⁷ 先不提對朝鮮人的負面認知是真或偽，總之，這使朝鮮人在滿洲國安頓更為困難。

那麼，居住在滿洲的臺灣人又是如何生活呢？以臺灣人來比較，臺人去滿洲國的原因，以求職、求學、經商為多，在滿洲國短短 14 年中就有高等官 57 人，其他擔任下級官吏、在國策會社服務者也不少；醫生至少 200 人，還有一些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的工程師、學校教授等。在滿臺灣人中，第一代以醫生為最多，

¹²⁵ 〈朝鮮衣服斗 鮮系家庭婦人〉，《滿鮮日報》，1940年5月16日，第1版。

¹²⁶ アルベール・メンミ (Albert Memmi) 著、渡辺淳譯，《植民地：その心理的風土》(東京：三一書房，1959)。

¹²⁷ 〈回顧斗 展望：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 (3)，沒我的態度가 緊要〉，《滿鮮日報》，1940年3月9日，第2版。

起先是在大連，醫生在當地多能立足。到中國求發展的臺灣人都很認真地找尋工作，在南方的臺人以生意人居多，北方則以技術人員或求學者較多，尤其是醫生。

臺灣人被殖民後，隨著日本人的腳步殖民滿洲，待遇幾乎等同日人，因此除少數外，大半不是抗日分子，一心只想爬升其社會地位。筆者訪談過具有滿洲經驗的臺灣人，他們都聲稱在滿洲的生活好過臺灣與戰時的東京，臺人能適應滿洲，與能操持日語、看懂中文關係至深，且因同為漢民族，與中國人的關係亦佳。¹²⁸ 同為日本殖民地出身，在滿臺灣人有著相對良好的民族地位，而在滿朝鮮人則比臺人差很多。但是在滿臺灣人之中，也有人站在漢人的立場，抵抗日本人的欺侮。¹²⁹

四、結論

對於最終在滿洲國的權力機構尋求到一官半職，例如由建國大學、軍校、甚至是大同學院畢業，或高等官考試及格的朝鮮人，或在滿洲國任警察，或積累了不少財富的極少數朝鮮人來說，他們可能會認為滿洲國是一塊「機會的土地」，並在此自足。但是除了上述極少數者外，絕大多數的朝鮮人是深陷於極度的疏離感和悲觀論之中，筆者認為移民滿洲似乎沒有為這些人帶來光明的希望和未來的保障，不論是在農村或城市。暫且不提處於支配民族地位的日本人，朝鮮人也不如同為被支配民族的中國人。他們比中國人稍微好一些的是，曾經一度與支配民族日本人一起在滿洲國享受了治外法權，還有進入 1940 年代後，暫時被賦予了糧食供給的優先權，在滿洲國勞動市場裡比中國人苦力拿到稍高的工錢。但是這些並沒有成為從根本上改變中、朝兩民族之民族地位的契機。

¹²⁸ 許雪姬訪問，黃子寧、林丁國紀錄，〈李水清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 15；許雪姬訪問，許雪姬、張英明紀錄，〈張琬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 260；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0 月 2-3 日）的時候，許雪姬教授（臺灣史研究所前所長）對於筆者發表文章的評論稿（2014 年 10 月 2 日）。

¹²⁹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黃子寧紀錄，〈涂南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訪問，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 134。

滿洲國內朝鮮人的認同隨著範疇化的視角而靈活變化。首先，審視滿洲國「國民」的歸屬意識問題，大多數朝鮮人缺乏歸屬意識，是所謂的「局外者」。在其他民族眼中，朝鮮人從事走私、私販、性交易、賭博等不正行業，犯罪率很高，是不按時繳納稅金或町會費的「討厭並無足輕重的存在」。在滿洲國朝鮮人作為「受歧視的人」，處於「邊緣地位 (marginal status)」。

其次，若將朝鮮人納入「日本臣民」的範疇，從法律上來講他們是「日本臣民」，因此在形式上也就可被看作是「二等公民」。但是在日本人眼中，朝鮮人是「在日本人面前顯得很卑屈，但跑到中國人面前卻會像日本人一樣擺排場的狡猾的奴隸」；¹³⁰ 對部分朝鮮人來說，「朝鮮人=二等公民」這樣的言辭給予他們「我們比中國人更優越」的潛在意識，¹³¹ 引發了與中國人的矛盾。對癡醉於「日本臣民」的日本式支配邏輯的部分朝鮮人而言，「二等公民論」不過是反映出他們希望晉升到比自己更優越的日本人（或日本）行列中，所表現的微妙心理之虛偽言辭，還是針對中國人稱朝鮮人為「日帝的走狗」諸如此類嘲諷和蔑視的一種被動表示反感的體現。同時，也是希望享受比中國人更優越地位願望的表現，「從在滿朝鮮人想像的共同體意識中派生的虛像」。換言之，到處宣揚自己是「二等公民」的部分朝鮮人，他們透過效仿日本人，夢想著能夠實現「社會地位上升」，並從他們身上體現出經歷挫折生活的「同化者」形象。¹³²

若從朝鮮人是受到日本殖民統治之「鮮系」的角度來看，他們仍是「盡幹日本人走狗的勾當的新日本人！」，¹³³ 正因如此，朝鮮人只會淪落為中國人排斥和蔑視的對象。當時中國人稱朝鮮人是「二等公民」的背後，還涵括了中國人對朝鮮人的蔑稱，即「二鬼子（日本鬼子的亞流）」的蔑視感。

那麼是否能將在滿朝鮮人納入「韓半島的真正的朝鮮人」範疇？即便如此，朝鮮人在移民滿洲前就已將所有的家產整理乾淨，無法在滿洲安頓下來又重返祖國的他們，已經失去了經濟基礎，也幾乎沒有迎接他們的親戚。因此，難道他們有對於朝鮮本身的歸屬感嗎？比起「真正的朝鮮人」，不如稱他們是已經在朝鮮被拔掉根的「朝鮮異邦人」更為貼切。這在日本戰敗後為了避免中國人的報復，相

¹³⁰ 蘭信三，《「滿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京都：行路社，1995），頁296。

¹³¹ 田中武雄，〈在滿朝鮮人同胞に寄す〉，《全滿朝鮮人民會聯合會會報》23（1935年1月），頁9。

¹³² 尹健次著、河宗文外譯，《日本 二 國家・民族・國民》（首爾：日月書閣，1997），頁281。

¹³³ 蘭信三，《「滿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頁296。

當一部分的朝鮮人返回朝鮮，而更多人留在滿洲的事實中，也得以證實。

最後，在滿朝鮮人作為處於中國人和日本人勢力爭鬥空隙的「媒介民族」，他們緩解，也或者加重了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摩擦、衝突。在滿朝鮮人在心理、現實的生活根據地，不僅覆蓋了「滿洲國」的兩大勢力，即中、日民族陣營，還涉及朝鮮半島內的同族陣營，他們是「跨界民族」。因此他們有時會被日本、中國、朝鮮三方利用，有時會一方面遭受蔑視和歧視，另一方面靈活利用三方，但依然不能、也不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安心居住。而且他們為了生存向來得看其他民族（有時是同族）的眼色度日，體驗極度嚴重的認同混亂。在滿朝鮮人既不是「日本臣民」，也不是「滿洲國國民」，更不是「真正的朝鮮人」。¹³⁴ 正如 Barbara J. Brooks 所講，他們是滿洲國的「灰色人（grayer）」。¹³⁵ 也許對於朝鮮人而言，滿洲國「本是無緣的地方，在故鄉活不下去的一群人走投無路時到達的淒涼地方」。¹³⁶ 在滿朝鮮人，曾是「滿洲國的流浪者（nomad）」！

¹³⁴ 尹輝鐸，〈滿洲國：植民地的想像이 잉태[胎孕]한 ‘複合民族國家’〉，頁481。

¹³⁵ Barbara J. Brooks, “Peopling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Koreans in Manchuria and the Rhetoric of Inclusion,” in Sharon A. Minichiello, ed., *Japan’s Competing Modernities: Issues in Culture and Democracy, 190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8), p. 26.

¹³⁶ 李瑄根，〈滿洲와 朝鮮：歷史的認識의 새로운 檢討〉，《朝光》5: 7（1939年7月），頁58。

引用書目

《東亞日報》

《朝鮮日報》

《滿洲國政府公報》

《滿鮮日報》

滿洲帝國民政部編，〈滿洲人口統計（民族別）〉（秘密資料・謄寫本，1942年）。中國吉林省滿鐵資料館藏，分類記號，03203。

磯谷廉介（關東軍參謀長），〈在滿朝鮮人指導要綱（修正）並鮮農取扱要綱に関する件〉（1938年7月29日），《陸軍省-陸滿密大日記／昭和13年「滿受大日記」》。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檔號：陸軍省-陸滿密大日記-S13-12-72，收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請求號：C01003367300，下載日期：2015年3月5日，網址：<http://www.jacar.go.jp/>。

アルベール・メンミ（Albert Memmi）（著）、渡辺淳（譯）

1959 《植民地：その心理的風土》。東京：三一書房。

ヤン・ソレッキー（Jan J. Solecki）（著）、北代美和子（譯）

2002 〈ユダヤ人、白系ロシア人にとっての満州：ハルビンで育てて〉，《環：歴史・環境・文明》10: 97-105。

大連商工會議所（編）

1943 《滿洲經濟統計年報（昭和16年版）》。大連：大連商工會議所。

山室信一

2002 〈インタビュー：満洲・満洲國をいかに捉えるべきか〉，《環：歴史・環境・文明》10: 40-55。

中國朝鮮族青年學會（收集、整理）

1992 《中國朝鮮族移民實錄》。延吉：延邊人民出版社。

中國朝鮮族教育史編寫組（編）

1991 《中國朝鮮族教育史》。延吉：東北朝鮮民族教育出版社。

尹健次（著）、河淙文外（譯）

1997 《日本 그 國家・民族・國民》。首爾：日月書閣。

尹輝鐸

1996 《일제하 만주국 연구：항일 무장 투쟁 과 치안 숙정 공작（日帝下「滿洲國」研究：抗日 武裝鬪爭 과 治安 肅正 工作）》。서울（首爾）：一潮閣。

2000 〈‘滿洲國’의 ‘民族協和’ 運動과 朝鮮人〉，《韓國民族運動史研究》26: 153-158。

2009 〈‘滿洲國’政府의 民族構成과 運營上의 特徵〉，《中國近現代史研究》43: 115-141。

2009 〈滿洲國 商業社會의 內的構造와 民族的 特徵〉，《東洋史學研究》106: 10。

2010 〈近代 朝鮮人の 滿洲農村體驗과 民族認識〉，《韓國民族運動史研究》64: 280。

2013 《滿洲國：植民地的 想像이 잉태(孕胎) 한 ‘複合民族國家’》。서울（首爾）：혜안（慧眼出版社）。

片倉衷

1978 《回想の滿洲國》。東京：經濟往來社。

田中武雄

1935 〈在滿朝鮮人同胞に寄す〉，《全滿朝鮮人民會聯合會會報》23:9。

田中總一郎（編）

1939 《昭和十五年康德七年滿洲年鑑》。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支店。

吉甲壽

1940 〈農村民族協和問題：특히 鮮農對滿農關係의 考察〉，《滿鮮日報》，1940年8月30日，第4版。

安明哲

2011 〈이주·이민과 만주지역사회의 형성：한·중·일의 역사적 경로를 중심으로（移住・移民과 滿洲地域社會의 形成：韓・中・日의 歷史的 經路를 中心으로）〉。성남（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學大學院社會學專攻博士論文。

朴奎燦等

1989 《延邊朝鮮族教育史稿》。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吳養鎬

2007 《滿洲移民文學研究》。서울（首爾）：문예출판사（文藝出版社）。

李哲浩

1940 〈回顧와 展望：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13)，一攫千金夢을 清算〉，《滿鮮日報》，1940年3月31日，第2版。

李瑄根

1939 〈滿洲와 朝鮮：歷史的認識의 새로운 檢討〉，《朝光》5(7):58。

李勳求

1932 《滿洲와朝鮮人》。平壤：崇實專門學校經濟學研究室。

李義豐

1940 〈鮮系國民의 自重을 바랍〉，《滿鮮日報》，1940年6月7日，第2版。

奉天市長官房文書科（編）

1941 《奉天市統計年報》。奉天：奉天市公署官房調查科。

金 穎

2004 《近代滿洲 벼農事 發達과 移住 朝鮮人》。首爾：國學資料院。

金永信等

2011 《이민과 개발：한중일 3국인의 만주 이주의 역사（移民과 開發：韓中日 3國人の 滿洲 移住의 歷史）》。서울（首爾）：동북아역사재단（東北亞歷史財團）。

金永哲

2012 《「滿洲国」期における朝鮮人滿洲移民政策》。京都：昭和堂。

金炅一、尹輝鐸

2004 《동아시아의 민족이산과 도시：20세기 전반 만주의 조선인（東아시아의 民族離散과 都市：20世紀 前半 滿洲의 朝鮮人）》。서울（首爾）：역사비평사（歷史批評社）。

金炯元

- 1933 〈滿洲가는 길에 (오) : 鴨綠江! 내사랑 密輸로 버티는 東西의 兩都市〉, 《朝鮮日報》, 1933年8月12日, 第1版。

金基勳

- 1994 〈關東軍의 入滿 朝鮮人 '放任'政策 形成過程, 1932-1933〉, 《韓國軍事學論集》46: 95-131。

金順童

- 1940 〈自肅自戒를 再次 要望함〉, 《滿鮮日報》, 1940年8月25日, 第2版。

彪村 (黃) 義明

- 1940 〈回顧와 展望: 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 (10), 依賴心 만흔 것이 「탈」〉, 《滿鮮日報》, 1940年3月23日, 第2版。

洪鍾仁

- 1937 〈在滿, 北中 朝鮮人問題: 責任이 큰 鮮滿拓殖〉, 《朝鮮日報》, 1937年6月20日, 第1版。
1937 〈在滿, 北中 朝鮮人問題: 經濟的施設의 必要〉, 《朝鮮日報》, 1937年6月23日, 第1版。
1937 〈在滿北中 朝鮮人問題: 國策遂行上 觀點은?〉, 《朝鮮日報》, 1937年6月17日, 第1版。

洪鍾必

- 1993 〈滿洲 (中國東北地方) 朝鮮人移民의 展開過程小考〉, 《明知史論》5: 82-87。

原邊生

- 1940 〈都市의 面目을 維持하라〉, 《滿鮮日報》, 1940年9月1日, 第4版。

宮川善造

- 1941 《人口統計より見たる滿洲國の緣族複合狀態》。新京：滿洲事情案內所。

高見成 (編纂)

- 1941 《鮮滿拓殖株式會社・滿鮮拓植株式會社五年史》。新京：滿鮮拓植株式會社。

許 鹿

- 1940 〈回顧와 展望: 滿洲 우리들의 生活 (12)〉, 《滿鮮日報》, 1940年3月30日, 第2版。

許公勤

- 1939 〈入學難과 私學의 不振〉, 《滿鮮日報》, 1939年12月21日, 第1版。

許雪姬、黃子寧、林丁國 (訪問), 藍瑩如、林丁國、黃子寧、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 (紀錄)

- 2014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朝鮮總督府 (編)

- 1931 《滿洲と朝鮮》。京城：朝鮮總督府。

- 1933 《朝鮮の經濟事情》。京城：朝鮮總督府。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 (編)

- 1971 《滿洲國史・下卷：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

楊昭全、李鐵環 (編)

- 1992 《東北地區朝鮮人革命鬭爭資料滙編》，上冊。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滿洲帝國民政部 (編)

- 1936 《滿洲帝國民政部統計年報》。新京：滿洲帝國民政部。

滿洲國文教部（編）

1934 《滿洲國少數民族教育事情》。新京：滿洲國文教部。

滿洲國民政部總務司調查課（編）

1933 《在滿朝鮮人事情》。新京：滿洲國民政部總務司調查課。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編）

1936 《滿洲國官吏錄》。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弘報處（編）

1937 《宣傳の研究（1）》。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弘報處。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編）

1937 《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都邑編）・第1卷：新京特別市》。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

1938 《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都邑編）・第2卷：哈爾濱特別市》，外地國勢調查報告・第2輯：滿洲國國務院國勢調查報告，第2冊。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

1938 《第一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都邑編）・第3卷：奉天市》。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

1938 《第二次臨時人口調查報告書（總括編）：後半》，外地國勢調查報告・第2輯：滿洲國國務院國勢調查報告，第5冊。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統計處。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臨時國勢調查事務局（編）

1943 《康德7年度臨時國勢調查報告》，第一卷：全國篇（1943.5.25）。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臨時國勢調查事務局。

滿洲勞工協會（編）

1941 《滿洲勞動年鑑（康德七年版）》。新京：嚴松堂書店。

滿蒙資料協會（編）

1940 《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第3版。

福富八郎（編）

1940 《昭和十六年康德八年滿洲年鑑》。大連：滿洲日日新聞社大連支店。

劉願淑

1995 〈1930年代 日帝의 朝鮮人 滿洲 移民政策 研究〉，《釜山史學》19: 640。

鄭榮洪

1996 〈中國의 社會主義 現代化와 朝鮮族教育의 未來：延邊民族自治州를 中心으로〉，《民族問題論叢》5: 143。

韓錫政

1999 《滿洲國 建國의 再解析》。釜山：東亞大學出版社。

蘆澤治道

1940 〈四萬鮮系同胞에게 檄！：官憲과 協力하여 犯罪者를 一掃하라〉，《滿鮮日報》，1940年9月12日，第3版。

蘭信三

1995 《「滿州移民」の歴史社会学》。京都：行路社。

權泰山

1935 〈滿洲に於ける無籍朝鮮人の悲哀〉，《在滿朝鮮人民會聯合會會報》27: 67-83。

Brooks, Barbara J.

1998 “Peopling the Japanese Empire: The Koreans in Manchuria and the Rhetoric of Inclusion.” In Sharon A. Minichiello, ed., *Japan's Competing Modernities: Issues in Culture and Democracy, 1900-1930*, pp. 25-4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uara, Prasenjit 杜贊奇

1997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19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4): 1030-1051.

Kim, Ki-hoon

1992 “Japanese Policy for Korean Rural Immigration to Manchukuo, 1932-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Lattimore, Owen

1932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Nomad” of Manchukuo: Life and Identity of Koreans in Manchuria

Hwy-tak Yoon (Author), Lan Jin (Translator)

ABSTRACT

Of the Koreans in Manchuria, the majority were those who moved there out of poverty in Joseon. Owing to their poorer economic condition, they had a lower national status than the Japanese, Chinese, Russians and even the Taiwanese whether self-employed or engaged in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Manchukuo. Moreover, most Koreans yearned to return to Joseon with the money earned during their stay in Manchuria. Hence, they had little sense of belonging to Manchukuo and tried to evade tax payment. In addition, many of them were engaged in smuggling, prostitution, gambling and illicit works, making them easy targets of discrimination and contempt. Apart from those in civil or military service as well as those who managed to amass great fortune, most Koreans in Manchuria were in an abyss of alienation, shame and pessimism. Mired in an unfavorable social environment, Koreans in Manchuria could not feel at home and had no permanent abode, leading an itinerant life at the mercy of other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nowhere, they were regarded as ‘nomad (流浪者) of Manchukuo’.

Keywords: Manchukuo, Koreans in Manchuria, Identity, Nomad, Ethnic Relations,
Ethnic Hierarchy